

第五十七回 假老虎惡貫滿盈 真老虎與民除害

且說林公正待要看官員手本，猛聽得一聲冤枉，那人朝水中一跳，大人在紗窗內看得明白，傳出鈞旨，快叫水手搭救告狀之人。中軍走向船頭叫聲“水手，快些搭救！”水手怎敢怠慢，向河中一攏，那告狀人從水中冒起，喊道：“大老爺！大老爺！”依然沉下去了。那水手一個猛子攏下去，一把手抓住，從水中冒起。眾水手看見，忙把挽子伸來，水手一把抓住，用力拖至船邊。一齊用力拉上船來。那告狀人水淋淋跪在船頭，也不言語，口內祇吐清水。

旋把艙門推開，大人睜眼一看，認得是姚夏封。想道：“這姚夏封為何稱冤枉，投水喊狀？”吩咐中軍將狀子接來，中軍官走至船頭，叫聲“漢子，你的狀子在那裏？”姚夏封此刻方纔明白，從懷中取出狀子，呈與中軍。中軍把油紙拆開，走進艙中，將狀子擺在大人面前觀看。

這姚夏封偷眼一看，認得湯彪站立艙中，轉眼一看，上面分明是林璋，心中暗想：原來就是我女婿的舅舅。復又想到：早知是親家，做了經略，狀子上就該寫馮旭名字，可惜寫錯了林旭。

不言姚夏封暗想。且言大人將狀子從頭至尾看畢，想道：怎麼他女兒因奸不從，斧劈沈義芳，女婿林旭並不知情？山陽縣為何夾打成招，將女兒女婿問成死罪？自古一人殺人，一人抵命，為何要二人償命？好不糊塗！叫道：“姚夏封！本院細看你的狀子，一人殺人，怎麼要二人抵命？這問官好不糊塗！我今准了你的狀子，俟本院到彼，親提審訊。”姚夏封稟道：“大老爺真乃明見萬里，這一句話，我女婿就有生路了。祇是部文將到淮安，恐一時出斬，大人到得遲，怎麼處？”林公聽了將頭點點，道：“也說得是，本院行文到淮，著地方官權且緩斬，候本院到任之後，親提發落便了。”姚夏封叩了一個頭道：“多謝大老爺天恩。”中軍叫道：“上去。”姚夏封答應，上了小船。

且言林公傳出話來，著濟寧州與遊擊過船，有話吩咐。中軍出艙道：“大老爺鈞旨，傳濟寧州與遊擊過船。”一聲答應，登時將小船傍著大船，知州與遊擊上了座船，雙雙跪在船頭，叫道：“濟寧州知州，孫文進叩見大老爺。”那遊擊道：“濟寧州營遊擊孔成叩見大老爺。”林公叫遊擊進艙，孔成連忙起身來至艙中，跪下叩頭稟道：“遊擊孔成叩見大老爺，不知大老爺有何吩咐？”林公道：“本院聞天井開口錢舖，有個王老虎，是個光棍。可去鎖拿，速解轅門，候本院到任之後聽審，不可洩漏。倘若逃去，聽參不恕。”孔成連連答應，退出過船去了。又傳濟寧州知州進艙，孫文進答應來至艙中磕過頭，大人吩咐起身，道：“本院未曾出都，久知貴州清廉。”孫文進打一躬道：“卑職蒙大老爺過獎。”林公道：“本院有一事相煩貴州，聞知濟寧是重要碼頭，四路客商買賣什物中，必有各色綢緞販賣，貴州代本院，在各級店搬取雜色花紋綢緞，送至轅門，候本院挑選，其價決不短少，平買平賣。”孫文進打一躬，退出艙來，暗想道：這位大老爺纔到我這裏，見面就要許多細緞，我乃是個清廉官，那有銀子應酬上司？如若不依，怎奈上方寶劍利害，祇得上岸伺候。這隻座船早到東門，三咚大炮，吹打三起，住下船隻，文武等官齊至迎接。大人傳出鈞旨，令文武回衙，本院明日辰時上任。

一宿已過，次日文武早來伺候，三咚大炮，起身坐在八人轎中，兩邊吹打，擺齊執事，直奔察院而來。正往前走，祇見兩隻烏鴉，一隻喜鵲在橋前“寡寡鵲鵲”的叫，飛來飛去，不離左右。林公坐在轎中，見三個鴉鵲不離左右。林公想道：必有蹊蹺的事，吩咐住轎。望著鴉鵲叫道：“你有甚麼冤枉？可都叫三聲。”祇見那兩隻烏鴉叫道“嘎嘎嘎”，又聽得那個喜鵲也叫了三聲。林公即叫濟寧州捕快：“爾等可隨著烏鴉喜鵲去，速拿兩個穿白夾皂的，一個穿白的，隨來聽審。”捕快答應下來。

大人依然往前面行，不一時，到了察院門口，三咚大炮，兩邊吹打，大人陞了大堂，各官參拜已畢。祇見遊擊孔成跪下，稟道：“王老虎已鎖到了，現在轅門，請鈞旨發落。”大人說道：“帶進來！”孔成答應，離了大堂，吩咐犯人王老虎進。內役答應進來，來至丹墀。大人道：“打開刑具。”眾役答應，開了刑具，王老虎跪下不敢抬頭，跪在下面。大人道：“王老虎你可知罪麼？”王老虎稟道：“小人不知何罪？望大老爺明示。”林公笑道：“今有個換錢的在本院臺下告你，不知可是你麼？”王老虎聽說嚇了一跳，稟道：“小人買賣公平，不知為何告在大老爺臺下？”林公道：“那人告你硬取他的銀兩，又道你叫他告了經略狀子，你纔還他的銀子。”王老虎稟道：“大老爺！並沒有此事。”大人道：“你且抬起頭來，認認本院是誰？”

王老虎抬頭往上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原來就是昨日換錢之人，跪在底下祇是磕頭：“小人該死。”林公笑道：“本院知你是個光棍，包寫包告，私和人命，開場賭博，強佔人家妻女，攘奪人的財物，結交書吏，無所不為，無法無天。”隨向籤筒內抓了八根籤子，往堂下一丟，眾役一聲吆喝如雷，不由分說，將王老虎拉下堂來，拉去褲子。眾役稟道：“求大老爺驗刑。”大人道：“這畜生兇惡害人，取頭號板子，打他四十，不可徇私。”眾役聽了一聲吆喝，好不利害，打到三十以外，早已死去了，這纔是：

嫩草怕霜霜怕日，惡人自有惡人降。

眾役稟道：“大老爺，犯人已打死了。”大人吩咐拖出掩埋。祇見孫文進進堂稟道：“卑職綢緞俱在轅門外，請大老爺揀選。”大人道：“取上來。”知州答應一聲，登時將那些綢緞俱已抬上堂來，大人祇看機頭，並不開看。一連看了百十餘疋，都不中意。孫知州在旁想道：這位經略大老爺，不知要甚麼樣緞子，這些緞子竟一疋都不中意。大人將綢緞一疋一疋看過，也剩不多少，拿起一疋緞子，機頭上織著“金陵王在科造”六個字。向著知州道：“本院祇取此一疋，不知是那家店中的？貴州可將開店之人拘來一問。”知州打一躬答應。大人又道：“倘有客人在店，一同拘來，不可有失。可將那些不中意的綢緞，發回交還各店，不可倚本院的聲名，騷擾百姓。”知州又打一躬退下，大人方纔退堂。

也不知孫文進前去如何拘開緞店人與店中客人同來，如何稟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